

首獎

作品：六色的原罪

得獎者：劉祐禎

劉祐禎，一九九二年生，高三生，天蠍座，一半以上是男生，好吃懶做自私自利乏善可陳。最喜歡的一句話出自Ludwig Mies van der Rohe，「Less is more.」

得獎感言：

接到通知的時候就興奮地跟朋友們說：「欸我得獎了。」他們就問：「什麼獎啊？」我說文學獎啊！然後他們都異口同聲地回我：「屁啦！」

又過了幾個禮拜我問他們：「那我頒獎那天應該穿什麼去啊？」「當然是西裝啊。」我說不能穿「shirt」嗎？「西裝比較正式吧！」我又問：「為什麼西裝比「shirt」正式？」他們就都說不上來了。

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初剛滿十八歲，我想這是我收過最棒的生日禮物。感謝評審的厚愛；也感謝我生活周遭的每一個人，無庸置疑的，他們都是這個巨大集合裡的元素。



六色的原罪

這跟巢居一幢發霉的低潮公寓無關；跟就讀一所龐敗的學店亦無關。

疲憊綁住十月，十月恍若一張皺皺的黑白照片。家具陷入冬眠，手機沉默，門鈴同樣三緘其口，連一點細微的鼾聲也沒有；MSN的聯絡人總是灰頭土臉，每一顆鍵都敲進深井裡；每一聲叮咚都杳無回音；十月讓人的生理時鐘突變，退化成一隻蠹蛾，藏身塵埃，以孤寂為食；更讓日子彷彿不踩的油門，漸行漸緩漸滯停滯苦前。

「可能是因為天氣的關係吧。」K說。

盆地的日子總是濕答答的，有長長的路長長的躁鬱的紅燈，以及雨季。北上之後的泰半光陰滲入一成不變的學術論究裡，青春已然是陪葬品；志氣也被世故吃得精光。

這跟當一個滿臉客人口水的餐飲服務生無關；跟薪水應該比較有關。

對於月光族而言，十號是日曆上唯一的高潮，但也只是多一點少的差別而已。八月的房租癱成九月的債；九月的債養成十月的癌，惡性循環，讓理想早在刷牙洗臉的時候，就混著泡沫一起沖走。

以南的日子成為攝影師也好；服裝設計師也好；畫家也好，一切近如昨日，但昨日已經去了，時

間的浪尖無人跨過。幾乎一眨眼，除了斷桅就不會再有更多。

我終於也翻身落海，沉澱進這個盆地裡失去名字，變成卡夫卡的蟲。

「下雨了。」

千餘個雨天後，K已習慣在我開傘的同時摟住我的腰，我於是習慣把傘撐得很低，因為那是逼不得已的。

我跟K認識有四年了，嚴格來說是交往。他是我的愛人，我們同居。

三年前住進K離捷運站很遠的小小的公寓裡，K因而不再抽菸，後來房租一人一半；床一人一半；人也一人一半。頭兩個月我每天晚上都在K的懷裡哭著睡著，像某種時差或水土不服。這跟跨越了幾個緯度無關；跟呆滯的週末可能比較有關。K總想安撫我，但他始終辭窮，因為他也知道，回去是需要成本的；但那偏又不單單只是一張車票而已。

K忠於攝影，在一家名不見經傳的攝影工作室當助理，我們也是如此才認識。他出門總帶著相機，包包裡可以什麼都沒有只裝底片。偶爾K比我早下班，就到店裡坐著等我；他說他喜歡我的單眼皮，喜歡拍我。

也愛我，而不僅限於肉體關係。

剛好我們都是彼此第一個真正的情人；用瞬間來紀念我們第一次對自己誠實。

不同於我的是；K單親，記憶裡父親的印象已長了二十圈年輪；老母親和些親戚住在靠海的山

腰，他說那裡也很常下雨。但K反倒像個誤闖都叢的獵人，流乾山野的血，卻未曾絕對的榮耀。唯獨在失眠的晚上，K抱著我，我才從他胸懷嗅到一點點遼闊的草原。

四年來，我沒看過K哭。他說他難過的時候就喝酒，醉了就睡；醒來就好，還說男生不能哭。可爲什麼不能哭？他沒有回答我，因爲他也不知道。

我想起小時候跌倒，眼淚比血流得還多還快，父親只是淡淡地安慰我說：「男生要堅強，不可以哭喔。」幾年後他打了我少年都有的第一個耳光，當下我於是覺得自己不能哭了。

K說那是種承襲。

有天電影散場之後，我問K他會結婚嗎，K說：「會吧。」最後都綠燈了我們還是停在路邊。

十月的空虛繞指，無手可解。

月底母親打了一通三年不見的電話，接起來我就哭了。電話那頭彷彿可以聽見父親在我離家前幾天貶損的字眼，一字一句再次重重丟進我耳門；彷彿父親又打了我一頓，好似能把櫃居的獸打成成人形。

「一個人過得好吃得飽嗎？」除了久違的南部腔，媽的聲音更像沙漠。

黃沙之中還有好久以前爸歇斯底里的怒吼聲，責備媽把我養得怪模怪樣；甚至看了心理醫生，更找來基因相關的手術照了一張大腦的X光，仍然徒勞無功。菸的白霧和失落在她臉上堆疊，迷濛裡他終於也忍不住地大哭了。

因為我是獨子；也是孽子。

所以我來到這個微光城市。起初的時候，我偽裝成原生的居民，唯恐那似有若無的種族歧視。我開始剪週末報紙買一送一的截角；開始探訪每一間超市，讓差價啃嚙枯萎的靈魂。然後把洗衣精加水攪成兩罐，中餐晚餐合著一餐。K說就當做是減肥吧，卻偷偷在我皮夾裡塞錢，但我總又還給他，不想窮到賤售自我的意志。久了也就被這種困獸之鬥般的生活制約，像習慣為少數者那樣。

一陣冗長的沉默之後，媽突然說：「你爸得了肺癌。」我卻希望自己什麼也沒聽見。

國中時，學校裡的混混喜歡聚在頂樓抽菸。恰巧班上有著幾個，偶爾他們會找我一起上去，我每次都拒絕。因為菸味是父親的象徵，那讓我想起他的若即若離。菸與父親同樣不可觸。學期末我被他們硬拖著上去，點了根菸塞進嘴裡教我大口地吸，轉瞬我臉都脹紅了，連咳了好幾聲只覺得喉嚨裡槍林彈雨，像一種自焚；也許輪迴一轉投身噪啞，喉嚨仍是灰燼。

當時的我不懂他們的執著；一如我不懂父親的癮。更小的時候，一打開門我就可以從味道判斷爸不在家；只要他在客廳，我就躲進房間；必要時摀住鼻子，坐得比他更靠近風扇。媽總笑說爸抽的菸都可以買一台車了。我從不進網咖，因為裡面的人有著跟爸同樣的手勢，味道也一模一樣。我想起《摯愛無盡》裡的柯林·佛斯，在自殺以前仍去買了包菸，似乎不再是習慣，而是害怕；因為抽完這一根，他就要連生命線也一併燒掉了。

後來媽哽咽地跟我說了好久久，掛上電話一切飄然如詩，可我已陷入流沙。

雨生雨；月送月，滴滴答答的響聲穿透屋簷，整個房間都起霧了，幽微的霧裡有K。我們倆赤腳踩進河裡，河裡有無數的石頭，河水多麼冰涼。大大的石頭們從遠遠的山上來，到我腳邊早磨成了細細的沙；我不禁躺下來讓河水鑽進袖口，滑開，再流經我的臉爬上我鼻子；一個眨眼的毫秒，我終究也一點一點地流逝了，流成無數的石頭；流向無數的盡頭。K急忙托手想撈起什麼，水卻從他指間窸窣窣地溜走。

年底媽四處籌錢讓爸住進了台中榮總，想爸走得比我悄無聲息；亦更加狼狽。旦夕推移之快，見到爸的第一天，他在睡覺，我只覺得自己是看到一個頭頸腫大身軀枯瘦的老人瑟縮病榻，連影子都稠稠的。剛開始，爸總用半禿的後腦對著我，不跟我說話；好像沉默也是種癌症，沒有標準藥物。床台上的溫茶涼了幾十次，轉動水龍頭爸的咳嗽聲就掉下來。

幾天之後的晚上我在醫院過夜，夜裡爸連打呼聲都變得羸弱而嘶啞，似乎欲語還休。隔日醒來我便不再拐他說話。

跟每個肺癌患者一樣，爸也錯失良機發現得晚。醫生說爸的情況肇因於菸癮，屬於小細胞癌，嚴重性恰不名符其實；而且已屆中晚期，治療起來相當困難，手術費用更是龐大。機械式的口氣繼續達達說著光力學或放射之類的等等，媽卻聽得眼眶都紅了。

不論無情是不是醫學院的必修，診間已然闐靜無光。

爸跟他的父親很像，有個偌大的鼻子，關於這點我只能從唯一的照片裡知道。除此之外，爸的父

親還是受日本教育的，就如同想像中的霸氣、固執、嚴厲。潛移默化裡，爸連人格都克紹箕裘。也許爸是他父親的投射；而他也對我有所投射。

農曆年節，媽應爸的要求接他回家短住；媽說難得三個人又一起了，但我答不上什麼只是苦笑。稀釋了過節的氣氛，晚餐吃得相當清淡，中途爸突然問我有沒有女朋友，還說改天身體好點再帶給他看。

「嗯。」罪惡是一種溫柔的謀殺；有那麼一瞬間，我覺得自己也變成巴比，踏上了他縱身跳下懸崖的歸途。

某個半夢半醒的夜，K帶著我去劍南山；燈火熠熠，眼前滿是墜地的流星。K的話倏忽即逝，回音流洩整個盆地，聊起了未曾提及的童年；最後卻是要我先做好心理準備。可我該準備什麼？我又能準備什麼？

「你會後悔嗎？」K在下山前這樣問我。

不會。因為我是一朵玫瑰，一開始就是。

回到醫院的父親更少說話了，像一齣辯士也啞啞了的默片。接續好些天咳血，爸的唇色漸淡，燒發了又退；退了又發。連同藥劑在內，爸的食欲跌宕谷底；總是顫抖著睡著，醒來掌紋如是再對折了一次。老人斑在爸的手上變得顯眼而怪誕；彷彿每咳一次血，顏色就愈發濃烈。近幾天爸戴上了氧氣罩輔助呼吸，吞吐之間，霧氣籠罩爸乾槁的面容，無言已是他生命中不可逃避之輕。

後來醫生決定給爸爸做預防性顱部放射治療，以免癌細胞擴散至腦部。媽急了，頻頻問醫生會不會痛或有沒有什麼後遺症之類的問題，爸卻不發一語。我要媽放心，說菩薩會保佑爸的；媽才答應給爸做放療。手術前一天，媽特地去廟裡跟師父求了張平安符要爸帶著，可隔天進治療室前，護士褪去爸身上所有的負累，連符也留下。

想子彈般的輻射線貫穿爸的身體，術後洗盡鉛華，忘了前世的紅塵。

前年夏天跟著K回到他僻靜的老家，最近的麥當勞得二十分鐘車程。時值螢火蟲的交配期，月光撒落整個濕地；K的眼裡有火，火光閃爍，忽明忽滅。見到K的母親，有著爽朗如山野的表情；K的父親卻不著痕跡。

K於此沒有任何印象，唯一的線索是父親的名字，可惜查無此人亦無所址。K看得很開，笑說小時候也沒像電視演的因為這樣被欺負，存歿早已不重要。

那天晚上，K將他的陰莖緩緩推進我的身體裡面，我感受到的，不只是生理上的溫熱而已。

今年夏天，爸的日子比螢火蟲更難以捉摸，幾乎連下床的力氣都沒有，也不再喊餓說痛，就掛著兩道泛光的淚痕。爸每咳就見血，媽拍背也不是；不拍也不是。有時候照三餐餵爸吃菜粥，爸吃不下，但媽捨不得他，一來一往便是兩個小時。後來醫生建議改打些營養劑，媽陪爸一坐還是兩個小時。若要說每個人都難免自私，那愛讓媽的自私遁入佛門。

有天媽在家裡東翻西找的，問她要不要我幫忙，直說在找爸的照片。

轉眼醫院外頭也下雨了，斗大的水珠啪打啪打地重擊病房窗戶，而爸似乎什麼都聽不見。我把手帕遞給他，紫黑色的血在上面暈開，爸忽然抬起頭來求我讓他抽根菸，我一怔，眼淚汨汨而下。

我終於明白不是我得做準備；是我該替爸準備。

於是我帶他出醫院，在便利商店買了包他慣抽的長壽牌香菸，爸的五官糾結一起，神情痛苦而寬暢；白煙這次完全包圍住他畏縮的身子，恍恍惚惚爸變成海市蜃樓，風一吹就散了。

父親與我同像葛奴乙；可最後的連結終將戛然而止。

整個雨季遲滯下來，盤桓不去；K南下台中來接我，我緊緊地抱住他一直哭一直哭。即使淋濕是生來就該擔待的宿命，K也還勇敢地站在雨裡等我。水淹及膝。眼神迷離渙散，如此幽微。

原來父親的死不只是他自己一個人解脫而已。



萬萬目都期待

◎愛亞

成長、父親、以及代表同性戀的六色彩虹旗。

作者寫成長，太沉重。寫父親，更沉重。反倒是同性戀這一部分的文字輕淡裡有穩重，柔軟中有厚意。

東方父親無分國家民族，溫情者溫情，嚴苛者卻幾成暴君，肉體及精神上對子女的殺伐自幼及長，已成慣性，以致文學上出現特有的「戾父文學」，饒是恐怖！

作者文字挾婉美、秀緻、靈奇、不群……合成飛翔的翅，引領讀者徜徉、翩翩……

全文娓娓訴說，卻不是叨叨絮語，這二十年來寫同性戀文字極多，作者的真誠、自然與菁華之筆無疑是上上佳績。

而作者，每一個句子背後都有故事，每一個句子都深浸天華采香之中。

眾人萬萬目的焦點，這第一名，以後一定能向高處拔生更勝，萬萬目都期待，都期待。

這作者，僅只十八歲。